

古代文史
名著选译丛书

先秦两汉

已酉年

译注 张在义 等

审阅 刘仁清

张衡文选译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张衡文选译

本书责编：周伯谦
封面设计：陈世五
版面设计：盛寄萍

·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
(第一批50种)

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巴蜀印刷厂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成都印刷一厂
1990年第一版 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5,000套

ISBN 7-80523-357-8/Z·27
定价：(50种) 130.00元

译注

张在义 张玉春 韩格平

审阅

刘仁清

巴蜀书社

一九九〇年·成都

国家教委古籍整理

『七·五』规划重点项目

18

中华民族在五千年漫长的岁月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给人类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今天，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整理研究我国古代文化典籍，做到汲取精华，剔除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使人们在正确认识民族历史的同时，得到爱国主义教育，陶冶道德情操，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使文明古国的历史遗产得以发扬光大，这是我们每个炎黄子孙的责任。而要做到这样，对古籍进行整理与研究是重要的基础工

程。但是，整理与研究古籍仅作标点、校勘、注释、辑佚还不够，还要有今译，使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都愿意去读，都能读懂，以便从中得到教益。

基于以上认识，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于一九八六年五月组成了以章培恒、安平秋、马樟根三位同志为主编的《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编委会，确定了以全国十八所大学的古籍整理研究所为主力承担这一看似轻易、实则艰巨的今译任务。在第一次编委会议上，拟定了《凡例》、《编写与审稿要求》、《文稿书写格式》和一百余种书目。以每一种书为十万至十五万字计算，这套丛书大约有一千余万字，应该说是一项大工程。经过一年的努力，完成了第一批三十六部书稿的译注任务。在各研究所的专家与所长把关的基础上，于一九八七年五月和七月，先后在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召开了部分编委参加的审稿会，通过了二十五部书稿，作为《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与广大读者见面的第一批作品。与此同时，在一九八七年七月六日，邀请了在京的十几位专家教授与编委会十几位编委一起座谈这套丛书与古籍今译的问题。专家们肯定了今译工作的必要性与深远意义，并以他们数十年的教学科研和创作的经验，说明今译是一项

难度很大的工作，是培养人才，使之打下坚实基础功的一种有效方法；专家们还对《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提出了宝贵的建议，这对当时的审稿工作和保证《丛书》的质量起了很好的作用。

实践证明，古籍的今注不易，今译更难。没有对作品的深入、透彻的研究，没有准确、通俗、生动的语言表达能力，要想做好今译是不可能的。两年多来，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在探索古籍的今注、今译的道路上，做了一些工作。这部丛书的出版，是系统今译的开始，说明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有了新的进展。更可喜的是，一批中青年学者参加了今注今译工作，为古籍整理增添了新生力量，相信他们会在实践中，在学习，中成长成熟。我希望，这套丛书的编委会和高校各古籍整理研究所要敞开大门，加强同国内外专家学者的联系，征求他们和广大读者的意见，并向有真才实学而又适宜做今译工作的专家学者约稿，以提高古籍译注的水平，使《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的第二批、第三批作品的质量更上一层楼。

这是一套以文史为主的大型的古籍名著今译丛书。考虑到普及的需要，考虑到读者对象，就每一种名著而言，除个别是全译外，绝大多数是选译，即对从该名著中精选出来的部分予以译注。译文力

求准确、通畅，为广大读者打通文字关，以求能读懂报纸的人都能读懂它。我希望这套丛书能成为中小学教师、语文、历史教学的参考书，成为大专院校学生的课外读物，成为广大文史爱好者的良师益友。由于系统的古籍今译工作还刚刚起步，这套丛书定会有不少缺点、错误，也诚恳地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巴蜀书社要我为这套丛书写序，我欣然接受了。我相信这套丛书不仅会使八十年代的人们受益，还将使子孙后代受益，它将对祖国的繁荣昌盛起到点滴的作用。最后借此机会向曾给予我们支持、帮助的专家学者和巴蜀书社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并殷切地希望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和我们一同做好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的整理工作，为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再放异彩而努力！

周 林

一九八七年十月于北京



张 衡（公元 78—139），伟大的科学家和文学家

前 言

张衡（公元78——139），字平子，东汉南阳郡西鄂县（今河南省南阳市北五十里）人。家为著姓，祖父张堪，以才德受光武帝刘秀的赏识，在任渔阳郡太守期间，御寇开边，民安世清，以廉洁奉公知名当世。张衡自幼喜好文章写作，十六、七岁时外出游学，曾西赴三辅观览古都遗风，东入洛阳求教太学师友。经过数年间的社会考察和苦心读书，张衡的学识大有长进。汉和帝永元年间，郡国推选张衡为孝廉，公府几次征召他出来做官。张衡不慕名利仕途，没有应允。在张衡23岁那年，鲍德出任南阳郡太守，邀张衡做主簿。鲍德是张衡所敬仰的

人物，任所又在自己的家乡，加之家境贫寒，难以长期在外求学，所以张衡乐于应命。在任九年，主管文书，协理郡政，帮助鲍德利用当地良好的自然条件和发达的手工业基础，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广修学校，振兴经济。汉安帝永初二年（公元108年），鲍德升任大司农，张衡辞官归隐，潜心读书，诸艺并通。他着重精读了扬雄的《太玄经》这一研究宇宙现象的哲学著作，从中接受了一些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思想，逐渐萌生了探求宇宙发展规律的愿望。当时大将军邓鹭在朝中辅政，多次征召张衡为官，张衡不应。

永初五年（公元111年），汉安帝特派公车征召张衡入官，拜为尚书台郎中。三年后升为尚书侍郎。次年又改任太史令，主持全国的天文、地理、风雨、气候的观测等事宜。安帝建光元年（公元121年），张衡调任公车司马令，总领天下征召之事。四年后，再转为太史令。

从张衡38岁首任太史令到56岁迁职的18年中，是张衡在科学研究和发明创造方面大放光彩的黄金时代。在天文学方面，他主持研制了空前的铜铸浑天仪，撰写了《灵宪》、《浑天仪图注》等天文学上的名著，进一步发展了“浑天说”，从朴素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出发，指出：宇宙是无限的，天体的

运行是有规律的；月光是日光的反射，月蚀起因于地球遮住了日光，月绕地球运行且有升降；一周天为365又 $\frac{1}{4}$ 度，这与近世所测地球绕日一周历时365天5小时48分46秒的数值相差无几。他已经认识到太阳运行（实际是地球公转）的某些规律，正确地解释了冬季夜长、夏季夜短和春分、秋分昼夜等时的原因。由于研究天文、律历和制作仪器，张衡对数学的研究相应地加强了。在制成浑天仪后，他写成了《算罔论》，并用“渐进分数”的方法，算出圆周率为10的平方根，为3.16强。这比《周髀算经》所记载的 $\pi = 3$ 的数值大大进了一步。此外，张衡发明的指南车、记里鼓车、能飞数里的木雕、观测日影的土圭、观测风向的候风仪，都有着极高的工艺技巧。他创造的世界上的第一台地震仪——地动仪，更是世界科学史上不朽的发明。

汉顺帝阳嘉二年（公元133年），张衡被提升为侍中，做了皇帝的高级顾问，掌侍左右，顾问应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职务。然而当时宦官得宠专权，张衡难以直言，因而心中忧愤不平。他曾上书请求辞去侍中之职，赴史馆续撰《汉纪》，亦未获准。永和元年（公元136年），张衡离开京师洛阳赴河间（治所乐城，在今河北省献县东南），任河间王的相，其职权相当于一郡之长的太守。其时河

间王刘政骄奢而不遵法度，当地豪强恶霸也很多。张衡到任之后，尽捕奸邪恶徒，上下肃然，百姓安乐。但这时汉帝国已经十分腐败，张衡无力回天，忧国伤时。永和三年（公元138年），张衡上书“乞骸骨”，请求告老还乡，顺帝不准，反而把张衡调回京师，升迁为尚书，协助处理政务。可惜到职不满一年，这位杰出的科学家、文学家忧劳成疾，壮志未酬，于顺帝永和四年（公元139年）逝世，终年六十二岁。张衡的好友崔瑗在张衡碑文中写道：“（张衡）道德漫流，文章云浮，数术穷天地，制作侔造化。”对这一评价，张衡是当之无愧的。

二

张衡是东汉中后期的著名文学家。就其全部创作看，张衡尤以赋的写作见长。今天能够见到的较为完整的赋有：《温泉赋》、《二京赋》、《南都赋》、《思玄赋》、《骷髏赋》、《归田赋》、《冢赋》，以及《羽猎赋》等，还有类似赋体的《应间》和《七辩》两篇。在这些作品中，较负盛名的有：《二京赋》，是两汉长篇大赋的极致；《思玄赋》，思绪迭宕而绚丽多彩，实为屈原《离

骚》的续篇；《归田赋》，开辟了后代抒情小赋的先河。

赋，起源于战国。伴随着汉王朝统治的多民族国家的不断壮大，这一文学样式也在逐渐成熟。经过贾谊、枚乘、司马相如、扬雄、班固等人的创作实践，到了张衡的时代，赋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广度都有所发展，赋的富有浪漫主义色彩、更适合于叙事状物、多采用虚构与夸张的手法等等特点，也逐渐趋于成熟。同时，由于赋的创作一开始便得力于皇室成员的鼓励与扶持，成为帝王生活娱乐的重要写照，打上了深深的宫廷烙印。到了张衡的时代，这种“宫廷味”更加浓重，许多赋的作者被视为俳优，连扬雄这样曾经作有多篇名赋的作家也深感继续写下去实在有辱人格，而发誓“辍不复为”这一“童子雕虫篆刻”之事了。在这一背景下，张衡独树一帜，继承并发展了赋的文学样式，并且完成了由宫廷的附庸向文人的自觉的过渡。也就是说，张衡的赋，明显地存在着借鉴以往作品的痕迹，却又在构思与技法上有所突破，有所创新；明显地受其主观情感的支配，而其主观情感，又紧紧地同祖国大地美好的自然风光，同忧国忧民、进取向上的情怀与志向，同其高洁的个人情趣联系在一起。

总观张衡的赋作，我们感到，同以往的作品相比，张衡在抒发作者的丰富情思方面显得更直接、更真切、更广阔。班固的《两都赋》，铺采摘文“以报众人之所眩曜”，颂语直陈“析以今之法度”，实为当时的巨作。张衡却认为班固言而未尽，所以用了十年功夫，仿照《两都赋》而创作了《二京赋》，他对昏王贵官富豪们崇尚奢华的批判，对贤君良臣能士们遵礼勤政的颂赞，都较班固更为深刻透彻；从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对现实的荒淫腐败的愤恨，和对理想中的封建大帝国的宏伟蓝图的企望也显得更富有激情。又如张衡的《思玄赋》，借鉴于屈原《离骚》的愤世疾俗和神游逸乐，但更着意于天地四方的奔波探求，更着意于人生哲理的感悟。张衡的《归田赋》，篇幅虽短而情感浓郁，悲愤之余又饱含着对大自然清新生活的向往与追求。《骷髅赋》中，享受着精神自由的负霜蒙尘的骷髅，同思想极其苦闷的乘坐高车驷马的作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二者的对话，揭示了当时社会的黑暗，也反映出作者的向往与追求。象上述诸赋的着重以叙事与铺陈服务于作者主观情感抒发的写法，揭示了赋的创作的正确方向，对文学脱离经学的束缚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其次，张衡的赋，对社会腐朽黑暗的揭露与批

判也显得更为深刻。在张衡生活的时代，政治上日趋腐败，宦官外戚交替掌政，朝中为夺得权力而频频残杀：和帝与宦官郑众诛杀外戚窦宪一党；安帝与宦官杀逐邓太后的门；外戚阎显兄弟尽杀安帝宠信的宦官；宦官孙程等人杀阎显兄弟而拥立顺帝等等。社会上，自上而下崇尚奢侈。张衡的好友、政治家王符在《潜夫论·浮侈》中说：“今京师贵戚，衣服饮食车马文饰庐舍，皆过王制，僭上甚矣！”称当时的婚嫁，“车马各十，骑奴侍僮，夹毂节引。富者竞欲相过，贫者耻不逮及。是故一殯之所费，破终身之本业。”称当时的丧葬，“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丧。或至刻金镂玉，槨梓槨楠；良田造莹，黄壤致藏，多埋珍宝偶人车马。造起大冢，广种松柏，庐舍祠堂，奢侈上僭。”对这样的社会现实，张衡是深恶痛绝的，并在他的赋中给予了无情的鞭答。《二京赋》中，作者通过凭虚公子对西京后宫丰富的奇珍异宝，众多的美妃宫女，瑰异的宫室殿宇的吹嘘，和对天子游猎中欲把飞禽走兽杀尽灭绝的夸耀，揭露了昏庸帝王的穷奢极欲、荒废国政的丑行。文中描绘了两个把持国柄、贵倾天下的佞臣华宅，“北阙甲第，当道直启。程巧致功，期不阢陁。木衣绨绵，土被朱紫。武库禁兵，设在兰锜。匪石匪董，